



温暖的故事

李洪文 / 著

温暖人心的灯光

WENNUANRENXINDEDENGGUANG

作者将那些精彩故事娓娓道来，您一定会在故事中，忘记烦恼和忧愁，
并和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敦煌文艺出版社



温暖的故事

温暖人心的灯光

WENNUANRENXINDEDENGGUANG

李洪文/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暖人心的灯光 / 李洪文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温暖的故事)

ISBN 978-7-5468-0539-9

I. ①温… II. ①李…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8919号

温暖人心的灯光

(温暖的故事)

李洪文 著

责任编辑: 汪 泉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39-9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言

李洪文先生是中国故事界公认的多产作家，他创作的温情故事，林林总总，蔚为大观。那一篇篇的故事里，展现的就是你、我和我们周围人的生活，故事中的主人公和我们有一样的烦恼和喜悦，阅读此书时，你定能逐渐明白人生，明白自己生命的脉络。

为了使这本温暖故事集更为精彩好读，笔者不惜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在自己创作的众多的温情故事中，精挑细选，择取精华。最后遴选出了40个温暖故事，这40个堪称精华的故事，定能让读者暂时从纷扰的现实生活中逃离，进入到故事曲折离奇的情景当中——使你也许冰冷的感情得到温暖，使你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温情！

这40个故事，恰似一桌丰盛的酒席，致力满足于众多读者的不同口味。这本温情故事集中，不仅兼顾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阅读群体，更是照顾了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只要您打开了这本书，您就能在此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伴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一起悲伤，一起欢乐，真正体会到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学之旅。

有人说故事是茶余的消遣、酒后的谈资，也有人说故事是一门向上、向善的艺术。确实如此，只要您常读故事，一篇篇好读好看的故事便可以陶冶您的情操，提升您的精神境界。其实不管故事是什么，只要它能给您带来一丝心灵的愉悦，带来一掬夏日的清凉，一抹冬天的温暖，作为一个故事写手，吾愿足以！

当你读完这本故事集，只要它能令您眼前一湿，心底一暖，精神一振，那么它就拥有了存世的价值和意义。

目 录

第一辑 阳光般的温暖

南非父子树	002
九曲子母结	007
父子情深	012
拿错的行囊	014
咱也靠熊猫发回财	016
最后的遗愿	020
英雄不流泪	024
心灵的救赎	030
温暖人心的灯火	035
神奇广告牌	041

第二辑 春天般的亲情

马蹄草	046
见证爱情的一棵树	050
满心欢喜	056
豆腐王传奇	060
金州今晚有暴风雪	065
孝心碑	069
给心系一个铃铛	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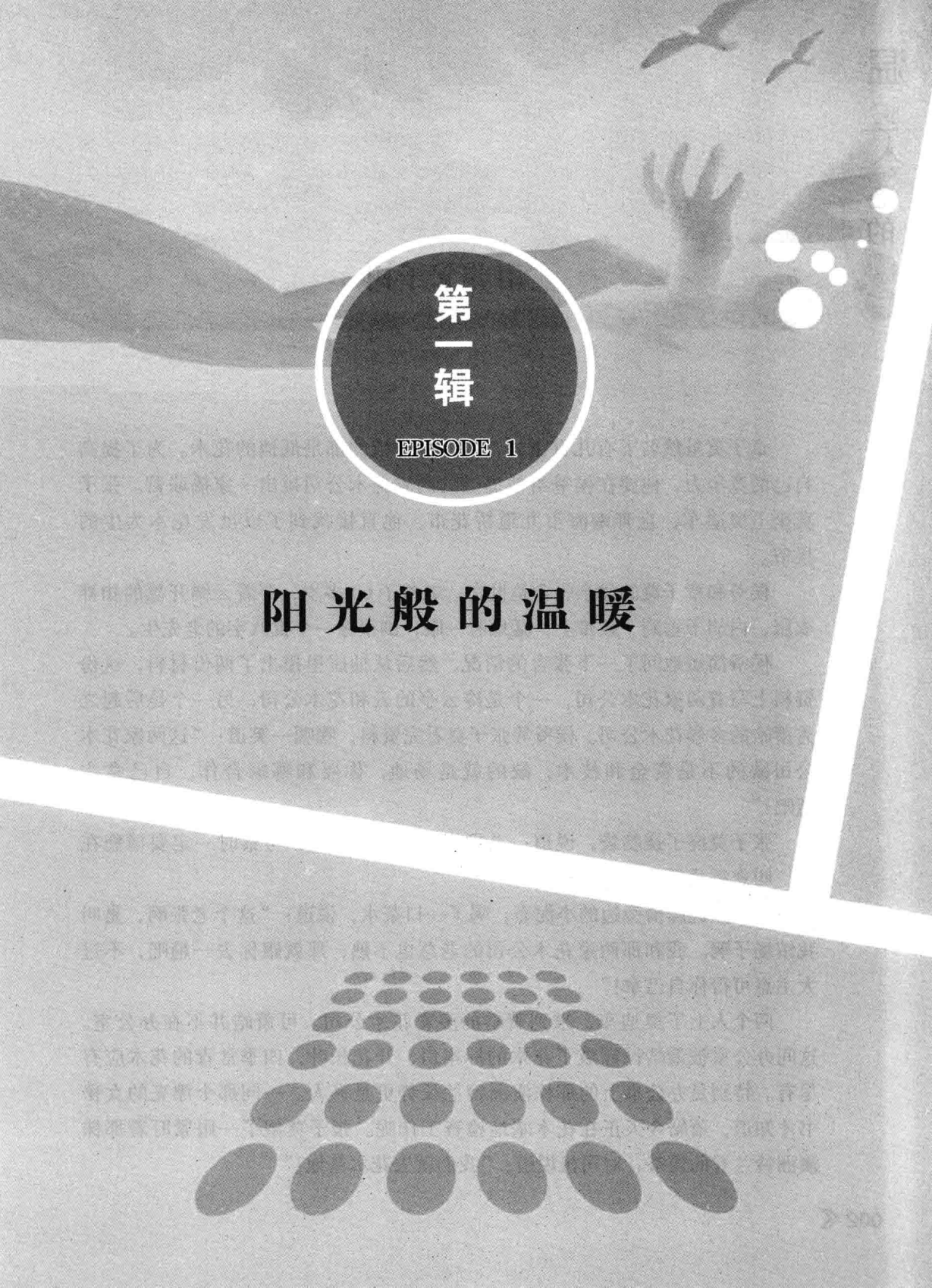
踏雪庄和扫叶斋	076
最简单的理由	081
玉山大酒海	084

第三辑 夏日般的赤热

讹人的“扔巴”鱼	090
当“藏红花”的感觉	096
给狗一个家	098
冠名权	103
胡来斗鼠记	107
火鹤情缘	112
活出个人样	118
“九死一生”的爱情	123
捆蟹的草绳买高价	127
龙 票	132

第四辑 熔岩般的滚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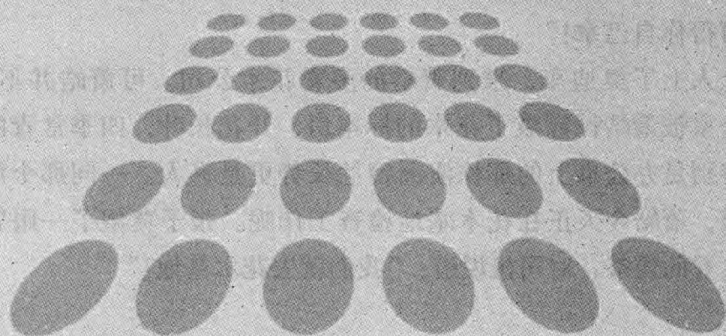
飘香的虾油	140
踢树的男孩	145
药王邳彤医母病	149
一条爱听“二人转”的狗	154
进士鸭	160
全骆宴	164
大知宾	171
估堆王的山村爱情	177



第一辑

EPISODE 1

阳光般的温暖





南非父子树

章子莫虽然名下有几百亩的花圃，可种植的都是低档的花木。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他要在侯爷给他提供的两家花木公司挑出一家搞联营。张子莫坐上奥迪车，直奔南海市九道桥花市，他直接找到了以批发花木为生的侯爷。

侯爷和章子莫的父亲张含是世交，老爷子 60 多岁，穿着云绸开襟的扣袷衣服，白胡子垂到了腰带上，猛地看一眼，倒很像一个批八字的老先生。

侯爷简短地问了一下张含的情况，然后从抽屉里摸出了两份材料，这份资料上写着两家花木公司，一个是冷云亭的云和花木公司，另一个是后起之秀萧皓的多彩花木公司。侯爷等张子莫看完资料，嘿嘿一笑道：“这两家花木公司缺的不是资金和技术，缺的就是场地，你要和哪家合作，自己拿主意吧！”

张子莫挠了挠脑袋，说道：“我父亲来时叮嘱我，考察时一定要请您在场，叫您替我最后拿个主意！”

侯爷摸起藤椅旁边的小泥壶，喝了一口茶水，说道：“这个老张啊，是叫我镇场子啊。我和那两家花木公司的老总也不熟，那就跟你去一趟吧，不过大主意可得你自己拿！”

两个人上了奥迪车，来到萧皓的多彩花木公司。可萧皓并不在办公室。这间办公室被萧皓设计成了花木的标本房，开花长叶，四季常青的花木应有尽有。特别是办公桌上的那株澳洲铃兰长势更是喜人。一问那个漂亮的女秘书才知道，萧皓今天正在花木基地检查工作呢。张子莫望了一眼紧盯着那株澳洲铃兰看的侯爷，对司机说道：“我们就去花木基地！”

张子莫一行人来到了花木基地，个子高高的萧皓从暖棚里迎了出来，两个都是三十多岁同年轻人，自然好沟通，看完了多彩公司的花木基地，就到了中午。萧皓非要请张子莫吃个便饭，旁边的侯爷咳嗽了一声，说道：“这个饭局就先免了，如果以后合作成功，自然少不了讨饶！”

张子莫尴尬地上了奥迪车，侯爷平静地说道：“我们还有另一家没看，我怕你和萧皓一喝酒，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他联营的要求！”

奥迪车穿过繁华的闹市区，沿着海边的观景路一直开到了歇马山庄，山庄中共有30多栋别墅，第8号别墅就是云合老总冷云亭的家。

张子莫和侯爷在管家的带领下，来到了冷家别墅的2楼。冷云亭的傲慢在花木界那是出了名的，他在宽大的书桌后面微微欠身，和两个人握过手，说道：“云合花木公司业务遍及东南亚，不仅实力雄厚，而且技术先进。目前缺的就是场地和花圃，如果能够合作成功，这对于我们两家都是好事！”

张子莫见冷云亭讲得恳切，不由得连连点头。侯爷根本没听冷云亭说话，两只眼睛一个劲地打量书房正中摆着的那株古怪的植物——这株植物栽在青瓷花盆中，手臂粗的绿茎高有两米，长长的叶子带着淡红色的绒毛斑点，最奇怪的是在茎干的顶端，竟长出一个花萼，上面开出了一团丁香一样的小花，花是淡蓝色的，虽然不漂亮，可这株古怪的植物侯爷却真的没见过。

张子莫和冷云亭把合作的细节谈完，侯爷便起身告辞。张子莫望着这棵怪树，好奇地问道：“冷总，这是一棵什么树啊？”

冷云亭摇了摇头说道：“这是一个巴西的朋友托人送给我的，树送来之后，他就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棵树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冷云亭把两个人送到楼口，侯爷先上了车，张子莫回头告别的时候发现2楼的阳台上，也摆着更为高大的一株怪树，只不过这棵怪数的树顶没有开花，树叶也早已经耷拉下来了。

张子莫来到侯爷的家，侯爷找出一本热带花卉名录，一边找那株古怪植物的名字，一边问道：“想选择哪家合作？”

张子莫兴奋地说道：“还是冷云亭实力雄厚……不过，我还想听听您的意见……”

侯爷把一本热带的花卉名录从头翻到尾，也没找到那株怪树的名称，他把书合上，用命令的口气，说道：“我建议你还是和萧皓合作吧！”

张子莫也想不明白，自己为啥要跟明显弱势的多彩花木公司合作啊。侯爷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书，翻到了澳洲铃兰那一页，说道：“这澳洲铃兰要长到3年才能开花，而且一年的花期也只有短短的三天！”萧皓能在办公桌上养一株铃兰，这就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要知道花木公司可不是急脾气能干的买卖。没有个一年半载的运作，根本就看不到利润！而侯爷讲出不与冷云亭合作的理由也很简单，并不是因为他的傲慢，毛病就出在他养的那两株怪树的身上，开花的树被他放在屋里，没开花的树就被他丢到了阳台上，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啊，朋友一旦发达，他会趋之若鹜，而在朋友倒霉时，他避之还犹不及啊！

张子莫心悦诚服地点了点头，侯爷和花木打了一辈子交道，观花性识人品，他真的是高人啊。

张子莫和多彩花木公司的合作非常顺利，他和萧皓无话不谈，两个人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三年后，张子莫和萧皓组成了子皓花木联营公司，随着公司的股票上市，子皓花木联营公司一跃成为南海市第一大花木公司。

庆祝子皓花木公司股票上市的酒会在帝豪大酒店中召开。萧皓刚致完词，张子莫的手机就响了，打电话的正是侯爷，侯爷没有出席酒会的原因是他生病住院了。侯爷听说萧皓和医院的院长是同学，便叫张子莫带萧皓过来一趟。张子莫放下了酒杯，把庆祝酒会的事交给了总经理助理，和萧皓开车来到了南海市第一医院。

张子莫推开病房房门，却发现病床上躺着的竟是冷云亭——真没想到三年不见，冷云亭竟瘦成了皮包骨。侯爷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病房的屋地上，摆放着一大一小两个青花的瓷盆，瓷盆中种着两棵三年前他在冷云亭书房中见到的那种怪树。

萧皓一看到病床上冷云亭，脸上的神情便极度厌恶，他正要转身开门退出去，侯爷叫道：“萧皓，你父亲现在是肺癌晚期，他已经没有几天活头了，你还这么狠心，不肯认他吗？”

萧皓和冷云亭竟是两父子，张子莫听完就愣住了，怪不得他平常和萧皓一提冷云亭，萧皓就把话题岔开，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仇吗？

萧皓猛地一回身站住，吼道：“冷云亭当年抛弃了我母亲，害得她精神崩溃，住进了精神病院，30多年前，南海市闹地震，她逃出了精神病医院，至

今生死不明……3岁时，我就被送到了孤儿院，你问问他，他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打拼过来的吗？想叫我原谅他，办不到，永远办不到！”

冷云亭两眼紧闭，抓住床单的两只手不停地颤抖！侯爷在椅子中“腾”地站了起来，气得一顿拐杖，吼道：“不许你这样讲你父亲！你母亲精神分裂的时候，冷云亭远在美国的曼哈顿，他怎么知道你们的遭遇？再说，你能有今天的成就，还不是你父亲暗中帮助你的结果？”

萧皓吃惊得瞪大了眼睛。他哆嗦着嘴唇问道：“你，你一定是再骗我！”

侯爷也不说话，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光盘，放进电视底下的DVD机中，过了一会，电视上出现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张子莫一见，叫了一声——妈。这个女人就是30年前，因病去世的萧铃兰啊。萧铃兰就是张子莫的亲生母亲啊。

这张光盘刻录的就是萧铃兰当年的遗言啊。听完萧铃兰的遗言，不仅张子莫愣住了，萧皓也愣住了。当年的事，真的是太错综复杂了。冷云亭、张含和萧铃兰都是师专的同学，可是冷云亭家庭地位优越，张含只不过是个穷小子。萧铃兰的父亲逼着她嫁给了冷云亭，两个人结婚后，生活并不幸福。萧铃兰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她和冷云亭协议离婚后，冷云亭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钱，萧铃兰拿着这笔钱就住进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中她生下了萧皓。

三年后，南海市大地震，萧铃兰逃出了精神病院，被赶到精神病院看他的张含救回了家中。萧铃兰在张含的精心照顾下，精神病康复，最后她嫁给了张含，可是在生下张子莫后，萧铃兰便一病不起。最后撒手人寰。萧皓和张子莫竟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弟啊！

侯爷从衣袋里摸了半天，最后摸出一大沓银行汇款单的存根。这些个存根就是他托全国各地的朋友给萧皓汇款时留下来的凭证啊。萧皓接过那叠汇款单的存根，“扑通”一声，跪在了侯爷的面前。萧皓自打在孤儿院记事开始，就知道全国有很多的好心人在暗中帮助他，没想到，他真的没想到，真正帮助他的人是侯爷。还没等他说出什么感恩的话来，侯爷用手一指病床上的冷云亭，激动地道：“这些钱，都是你父亲委托我转寄给你的！”

冷云亭睁开了眼睛，他“砰砰”地擂着胸口，用极度痛苦的声音嘶叫道：“铃兰之死，我有很大的责任，这些年来，我也想对你能有所补报，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娘俩呀，不知道我死后，见到了铃兰，她是否会原谅我……”

萧皓也愣住了，他真的不敢相信，事情的真相竟会是这样。父母感情这东西，叫他一个后辈人又怎能分得清对错？离合聚散，纠缠到最后，也只能怨老天不公，造化弄人了！

侯爷用颤抖的拐杖一指盆中的两株怪树，叫道：“这种树的名字叫做巴西父子树，子树必须倚靠在父树的身旁才能生长，可是子树一旦开花，父树就开始枯萎了，那天在歇马山庄的书房中，是我骗了你，张子莫！……”张子莫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和哥哥萧皓合作，竟是父亲张含、冷云亭和侯爷一手促成的啊！

萧皓听得满脸流泪，他在地板上跪爬几步，一把抓住了冷云亭的手，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爹！

冷云亭嘴唇哆嗦着，他真的不敢相信，萧皓竟然还认他这个不够资格的父亲，他挣扎着坐了起来，用手一遍遍地摸着儿子的脸，激动地道：“儿子，我的好儿子，是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娘俩啊……”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娘俩——这句重重的，压在他心底几十年的道歉的话终于被他讲出来了，这句话刚讲完，如释重负的冷云亭便身子一挺，一下栽倒在了病床上，从他大睁开的眼睛里，两行清澈的泪水缓缓地流了下来……

那两株巴西父子树紧靠在一起，在空调阵阵的凉风中，那棵高大的父树张伸着宽大的叶片，正一下下地抚摸着它身边子树的树身。



九曲子母结

张老海是红螺山底下有名的民间绳结王，经他打出的九曲子母结任谁也解不开。他当过村主任、上过电视，在辽西北地区那可是鼎鼎有名！可是他也有烦心的事，他儿子张小海不学好，跟富云钼矿的刘大头走私钼精，两人都被判了三年徒刑，前些日子才从大狱中被放出来。

那刘大头真是手眼通天，刑满释放刚一个月，就把红螺山脚下最大的富云钼矿承包到手。张小海也被刘大头安排到钼厂仓库当了保管员。

张老海一听儿子又回到刘大头身边，气得直拍桌子。

五年前，刘大头伙同外地不法商贩走私钼精，后来蹲了大狱就是被张老海举报的。刘大头恨死了张老海，第一个就把张小海咬了出来，张小海就这样也成了囚犯。

张老海怕儿子又被刘大头拉上贼船，他一咬牙，找到了乡长。最后，张老海也被安排到了钼精加工厂的装袋车间，负责给装满钼精的帆布口袋扎绳。

张老海每天上下班都和儿子一起走，张小海在老爸的监视下，半年内还真没出什么大问题。

由于国外的钼精市场走俏，钼精的价格翻着跟斗往上涨，从原来一吨两三万，半年多后，竟变成了三十多万。那一袋子钼精是60斤，折合成人民币就是九千多块。

刘大头这几天出门到山西去谈生意。红螺钼业公司叫他们赶快加工300吨钼精，生产的任务就落在了张小海的肩上。粉碎过筛，分装绑袋，几十名工人忙得团团转。

张小海白天守在地磅前，一袋子装60斤钼精，他都得分毫不差地称过。

张老海等儿子称好后，就拿过特制的尼龙细绳，那两根绳子就跟两条没有骨头的面条鱼一样，在他的手指端上下翻飞，左三右五，七折九曲，几下就在口袋嘴上打出一个漂亮的九曲子母结来。

太阳落山，刘大头的老婆林三妹锁上原料库，和张小海一起把成品仓库中的钼精袋过完数后，便拿出粉红色的小手机，给远在山西的刘大头汇报了一下情况。张老海和工人一起下班，张小海掌管着钼精仓库的钥匙，领着八个保安开始在仓库外巡逻。

第二天，张老海早早地来到钼精加工厂。张小海眼睛熬得通红，他责任重大，很可能一夜没睡。又干了一整天，张小海等老板娘林三妹走后，就把摩托车推了出来，说要送张老海回家喝酒。

张老海老伴死得早，还真没见过儿子这样孝顺过。他也就三四两的量，被儿子灌了几杯烈酒，舌头就短了。

张小海见时机成熟，说道：“爹，您教我打九曲子母结吧！”

张老海一听儿子要学九曲子母结，两眼放光，借着酒劲，不一会就在小海的手腕上打出一个漂亮的绳结来。

张老海打完结，酒劲发作，“咕咚”趴睡到了桌子上。张小海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锥子，根据记忆，一下下去挑那绳结，可是挑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挑开。接下来几天，张小海白天偷学，晚上明练，急得揪头发顿脚，可愣是没弄明白这九曲子母结的奥妙！

一千袋钼精已经加工完毕，刘大头在钼精全部入库的当天晚上，气势汹汹地回来了，他身后还跟着虹西镇派出所的赵所长。刘大头二话不说，先带手下人把张老海的家翻了个底朝天，翻到最后，别说是整袋的钼精，就是钼精渣都没有找到一块！

刘大头紧张得满头是汗。赵所长指着刘大头的鼻子直骂：“你不是说张小海监守自盗吗？钼精呢，赃物呢？简直胡闹！”说完，一摆手，领着人坐车回镇了。

刘大头回到钼精加工厂，把仓库里的30吨钼精全部装在卡车上，一一过磅，30吨的钼精，正好多出了一吨，一袋钼精平均多出了两斤。张小海支支吾吾，说啥也解释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很显然，是称钼精的小磅秤出了毛病。张小海被刘大头开除回家，张老

海望着垂头丧气的儿子嘿嘿笑道：“好事啊，今天你爹我要请你喝酒去！”

三杯辽西老白干下肚，张老海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低声道：“死小子，别以为你爹不知道，把磅砣的铅封扣去，一袋子钼精多称出两斤。你一定是算计着到晚上打开仓库，把那多出的两斤钼精私自取出来……是不是？”

张小海一口酒从鼻子里呛了出来：“这，您，您怎么知道？”

张老海冷笑道：“可你解不开口袋嘴上的九曲子母结，这我更知道！”

原来，为了再次报复张老海，阴险的刘大头早就瞅准了张小海好贪小便宜的毛病，把钼精仓库的钥匙交给他保管，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套叫张小海钻啊。

张小海听完吓出了一头冷汗。如果真偷了那多出的一吨钼精，那可是三十多万元的大案子啊，再加上监守自盗……真没有想到，竟是老爹打的九曲子母结把他给救了。

张小海“扑通”跪倒在老爹面前。张老海一顿酒杯，吼道：“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这说明你还有得救……这个刘大头太歹毒了，我想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刘大头将30吨钼精用卡车拉到了红螺钼业公司，没过半个月，红螺钼业公司的经理黑老三就把刘大头叫了过去，一顿臭骂！原来富云钼精厂加工的30吨钼精中，竟有20多袋有问题，那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低含量的钼精尾矿砂。黑老三已经把这批假货全部给刘大头退了回来。

刘大头一听气得直跳，马上打电话找来律师吴铁嘴，一纸诉状把张老海父子告上了法庭。刘大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加工钼精的时候，他不在厂里，这批钼精都是通过张小海组织工人生产的。袋子口张老海打的绳结还在，这说明红螺钼业金属公司并没有开袋换货，钼精出了问题，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张老海父子合伙把钼精在仓库里给调包了。

吴铁嘴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地把理由讲完，张老海未置可否，而是求得了审判长的同意，直接走到证物桌旁。桌上放着三只装满不合格钼精的帆布口袋，他望着口袋嘴上的绳结，嘿嘿笑道：“这个假钼精口袋上的绳结不是我打的！”

原告席上的刘大头叫道：“在红螺山百八十里的地面上，有谁不知道，这种九曲子母结就你一个人会打！”

张老海不动声色地说道：“除了我会打这种九曲子母结，在红螺山下，还有一个人，你——刘大头也会打！”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还得从老底子说起。

那还是在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张老海和刘大头的祖爷爷同是盛京府中的密押吏。密押吏的工作就是把盛京府报呈京城的公文加密。刘大头的祖爷爷干的是把公文用火漆封好的密押。公文用火漆封好后，要装到盒子里。张老海的祖爷爷负责把盒子外面用牛筋绳捆好——这就是密押绳。绳押的凭证就是在盒子中心打的那个解不开的九曲子母结。

九曲子母结的秘密就是张氏家族中最大的秘密。可是有一天，一封盛天府尹密报朝廷剿匪的密函在匣子中不翼而飞了，可是密匣外面的九曲子母结还在。张老海的祖爷爷被怀疑通匪，直接下到了大狱，直到临死，他才想明白，他酒后曾经教会过一个人打九曲子母结，这个人就是他磕头的把兄弟——刘大头的祖爷爷！

很显然，是刘大头的祖爷爷出卖了他！

刘大头听到这里，声嘶力竭地叫道：“你胡说，法官，审判长，他信口胡说！我根本就不会打什么九曲子母结！”

张老海冷笑道：“其实九曲子母结的打法共有两种，一种是九曲子结，这是一种死结；而我打的是九曲母结，是一种活结。这些假钼精口袋上打的结就是九曲子结，全都解不开。我给那一千个真钼精口袋上打的全是九曲母结，都能够被解开！”

张老海在法庭上先把九曲子结打完，然后对着绳结敲了两下，绳结略一松动，那两个绳头就立刻缩回到了绳结里，成了个无头死结！等张老海把九曲母结打完，那两个绳头虽然也缩到绳结里，可是他用手指一顶绳结的底部，那两个绳头又从绳结中钻了出来。张老海用手一拉那两根绳头，九曲母结就被轻易地解开了。

虽然子结和母结在外表上非常相像，可是打法却完全不同。打子结要勒紧绳子，然后震动绳结，叫绳头回缩，自然成为死结。而打母结却不需要用力，最后留下绳头在底部顶出来的空间。审判长看完恍然大悟，如果是张老海父子监守自盗，他绝对不会在假钼精口袋上打什么解不开的九曲子结。

可是刘大头连声喊冤，他否认自己会打九曲子母结，更不肯承认诬陷张老海父子的事实。张老海对审判长说道：“刘大头的老婆林三妹就是本案一个

最重要的证人，只要她来法庭一趟，我就能证明刘大头会打九曲子母结！”

两名法警把林三妹带到了法庭。张老海拿过林三妹的手机，那手机坠上，果真就打着一个小小的九曲子结。刘大头满脸冷汗，不会打九曲子结的谎言不攻自破！

公安机关经过仔细的调查，终于查清刘大头和黑老三合伙将那 20 袋钼精倒卖，又用假货调包，然后再反咬张老海父子一口的诡计。

刘大头走私贩私，身陷囹圄，不检讨自己，却反怪张老海当年检举了他，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知错认错和诚心悔改就是能解开任何绳结的两个绳头啊！张老海将一个九曲母结和一个九曲子结放到了儿子的手心中：“小海，人心难测，就如绳结，死死活活，全在一念！”

张小海点了点头，两滴悔恨的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